

H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JOINTLY CREATED
THE “MEXICAN DRUG WAR”

A NARCO HISTORY

毒品史

美国和墨西哥的百年恩怨

[墨] 卡门·博洛萨 [美] 迈克·华莱士 著 张艳蕊 温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 NARCO HISTORY

H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JOINTLY CREATED
THE "MEXICAN DRUG WAR"

毒品史

美国和墨西哥的百年恩怨

[墨] 卡门·博洛萨 [美] 迈克·华莱士 著 张艳蕊 温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毒品史：美国和墨西哥的百年恩怨 / (墨) 卡门·博洛萨 (Carmen Boullosa), (美) 迈克·华莱士 (Mike Wallace) 著; 张艳蕊, 温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 12
(历史学堂)

书名原文: A Narco History: H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Jointly Created the “Mexican Drug War”
ISBN 978-7-5327-8114-0

I. ①毒… II. ①卡…②迈…③张…④温… III. ①禁毒—历史—美国、墨西哥—现代 IV. ①D771.288
②D773.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45412 号

Carmen Boullosa, Mike Wallace
A Narco History: H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Jointly Created the “Mexican Drug War”
Copyright © 2015 Carmen Boullosa and Mike Wallace

图字: 09-2018-1140 号

毒品史：美国和墨西哥的百年恩怨

[墨] 卡门·博洛萨 [美] 迈克·华莱士 著 张艳蕊 温华译
责任编辑/钟瑾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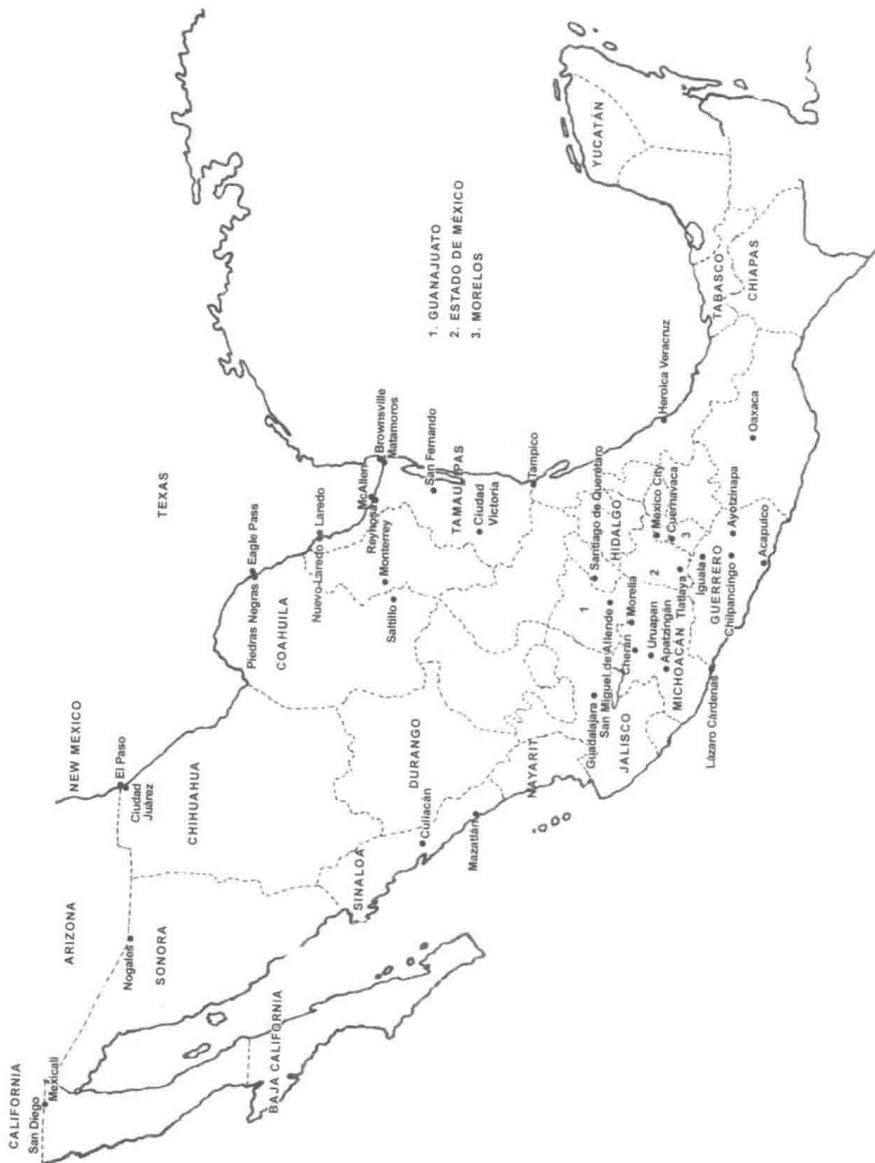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70,000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ISBN 978-7-5327-8114-0/K·268
定价: 5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9404766

献给那些

死去的、失踪的、幸存的孩子



目 录

导言 四十三人事件	/ 1
一、1910年代—1930年代	/ 23
二、1940年代—1950年代	/ 43
三、1960年代—1970年代	/ 47
四、1980年代	/ 63
五、1988年	/ 74
六、1990年代	/ 78
七、2000年—2006年	/ 96
八、2006年	/ 113
九、2006年—2012年	/ 128
十、2012年	/ 184
十一、2012年—	/ 196
十二、新的方向	/ 226
致谢	/ 247
参考文献	/ 249

导言

四十三人事件

阿约特兹纳帕（Ayotzinapa）是个小村庄，位于墨西哥南部格雷罗州提克斯特拉（Tixtla）附近一个偏远多山的地区。格雷罗州有享誉美国的海港城市阿卡普尔科，那里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就是著名的度假胜地，约翰·韦恩、伊丽莎白·泰勒、法兰克·辛纳屈和拉娜·透纳等一众明星曾蜂拥而至。但这个州却是个穷地方，而阿约特兹纳帕就位于其中最贫穷的地区。

村子围绕一个教师培训学校而建，建于 1933 年。把一座殖民时代的大种植园改造成了一所新学校，目的是对墨西哥农村与世隔绝的低收入人口开展教育。它是“师范学校”体系的一部分，这一体系旨在向人们灌输根植于墨西哥革命（1910—1920）的社会公平愿景。这类

学校的任务是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教育学生，最终培养出能够改变社会的学生。阿约特兹纳帕的校友中，1950年代的两名毕业生——卢西奥·卡巴纳斯（Lucio Cabañas）和赫纳罗·巴兹奎兹（Genaro Vázquez）——在六七十年代成为著名的农村游击队领袖。如今这所学校仍在纪念这一传统，其建筑以马克思和切·格瓦拉的壁画为特色，入口处刻有如下铭文：“向阵亡的同志致敬，他们没有埋葬，而是成了种子，让自由的事业欣欣向荣。”

522名学生（皆为男性，年龄在18至24岁之间，多为印第安人后裔）将大部分的激进能量都用来保护学校本身。人们普遍认为，当局想关掉它和其他16所乡村教师学校，完全无视格雷罗州340万人口中还有五分之一的人不会读写的事实。学生们每天获得1比索（约合7美分）作为个人花销，拨给食宿的资金少得可怜。为了活下去，许多食物是学生自己生产的，他们养小鸡，修缮破旧的建筑，腾出地方容纳没有床位的住宿生。

他们定期去往附近的城镇“传杯子”^①，以此方式为学校集资。他们还举行示威游行，力求募集更多资金，争取为获得学位的毕业生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2014年，政府拨款呈下降趋势，学生们群起反抗。一名19岁的学生说：“如果我们不伸手要，就什么也不会有，除了残羹剩饭。”

偶尔，他们会从国有公司“借到”——其实是强行征用——商用

^① pass the can, 即取一个空杯子、罐子或者盘子，在人群中传递，人们接过之后会在里面放进钱币再传给下一个人，以此捐款集资。——译者

大巴。州政府并未提供足够的车辆，而去偏远的山城学校或者城里集资、示威，都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更激进的是，他们还利用那些大巴封锁了从阿卡普尔科北边到首都墨西哥城的高速公路沿线的收费站。在这些临时路障上，他们高喊抗议口号，要求那些被激怒的南来北往的司机捐钱。因为他们最后会归还这些大巴（及司机），虽然上述举动惹恼了那些公司，但当局基本上保持了容忍。

2014年9月26日，一个星期五下午，开学第二周的周末，大约100名学生——几乎都是新生——开始了他们的冒险之旅。这次行程的具体目标、进展乃至可怕的结局目前仍不太清楚，考虑到这件事曾引起举国上下乃至全世界的注意，如此局面着实耐人寻味。那天发生的事情的几乎每个方面都引起了争议——部分是因为多个目击者叙述往往出现罗生门效应，部分是因为政府的无能、腐败和说谎。对于当天发生在这群学生尤其是其中43人身上的事，这些叙述中并没有哪一种为人们普遍接受。下面的介绍参考了不少独立记者的发现（其中包括约翰·吉布勒和埃斯特班·伊拉德斯的调查），以及参与活动的学生的回忆和所谓肇事者的供认，还有官方调查机构提供的证据和分析。它是关于那48小时的“一段”历史，但不是“那段”历史，而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种叙述还将一直受到质疑。

2014年9月20日，各师范学校学生在秘密会议上达成一致，决定于10月2日星期四在阿约特兹纳帕集合，然后一起向240英里车程外的墨西哥城进发。他们将在那里参加一年一度的示威活动，以纪念在

1968年的示威活动中遇害的学生。运送学生大约需要25辆大巴，阿约特兹纳帕的村民答应全部“借给”他们。9月22日，一群学生驾车下山，向西驶上通往格雷罗州首府奇尔潘辛戈的一条长约10英里的山间道路。奇尔潘辛戈城就在阿卡普尔科-墨西哥城的公路上。他们在那儿又借到了两辆大巴。但第二天去取车时遭到了联邦警察的阻击。9月25日，他们奔向另一个防范不那么严的地点，又弄到了两辆车。但这远未达到他们的目标，于是他们决定次日派出一支人数更多的小分队。

这个任务交给了大约100名新生，他们刚入学两周，几乎没有时间修剪头发（一种成年仪式）。这支大军将由8个老练的，有2到3年钓鱼（bus-fishing）经验的老生指挥。学生们驾着两辆车往北驶向伊瓜拉市（人口为11.8万）。到达之前，以外号“猎刀”的伯纳多·弗洛雷斯为首的领导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辆车右转，开上通往东边维楚科镇（人口为2万）的路，停在一个供去往伊瓜拉的汽车加油休息的路边饭馆。另一辆继续向北，停在一个公路收费站附近，阿约特兹纳帕的学生们在那里设下陷阱，成功地捕获了一辆开往伊瓜拉的大巴。10名学生与司机达成协议，上了这第三辆车，开往市中心的公交车总站，约在晚上8点到达。

这群年轻人在那里遭遇了两次令人不快的意外。第一次意外是等乘客们下车后，司机说他要向巴士公司报告一下，并表示自己去去就来，不料却一去不返，而学生们发现大家被他锁在了车里。这群经验不足的年轻人惊慌失措，通知城外那辆巴士里的“猎刀”赶紧来帮忙。与此同时，学生们砸破车窗逃了出来。第二次意外是当地警察已经赶

到并拿枪指着他们步步逼近。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第一批 50 人的增援到达，几分钟后，又来了 30 人，这样总人数差不多就有 90 人，这些人纷纷拾起路上的石块作为武器。警察决定撤退。但是，某些不寻常的手段显然在悄悄准备中。伊瓜拉警察和激进学生之间的敌意由来已久，虽然不能说双方从没爆发过枪战，却也不是家常便饭。但这群学生并不知道（尽管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他们此时已经知道），警察们之所以如此高度警惕，是因为距车站几个街区之外正在举行一场大型的公众集会，由市长何塞·路易斯·阿巴尔卡和他的夫人玛丽亚·德·罗斯·安杰利斯·皮内达·维拉主持。

这夫妇俩可不是等闲之辈。市长阿巴尔卡与一个名为“战士联盟”的武装贩毒团伙过从甚密，这个团伙曾是盛极一时的莱瓦贩毒集团的武装力量。当后者于 2009 年土崩瓦解时，把装备留给了“战士联盟”的人，这伙人接管了鸦片膏的生产和加工，并将其藏进商用大巴直接运往芝加哥。“战士联盟”还在伊瓜拉本地和整个格雷罗州从事其他犯罪活动来获利——特别是抢劫和敲诈。在当地，这个团伙可谓臭名昭著，因为他们会在夜间戴着面具出来为非作歹，强迫街上行人一小时内交出 1000 美元。为了控制格雷罗州的毒品交易，他们也和前莱瓦集团的一些残余分子争斗不断，特别是一个叫做“赤色分子”的团伙。他们之间旷日持久的枪战导致乡村地带多出了大片坟茔，并使得全国的凶杀案比例提升到每 10 万人 63 起，直追世界谋杀案之都洪都拉斯。

在市长阿巴尔卡与“战士联盟”之间牵线搭桥的主要是他的妻子。

市长夫人皮内达出身毒贩之家，她的父亲和三个兄弟曾与全盛时期的莱瓦集团合作过，后来成为“战士联盟”的人，其中两个兄弟在2009年的火拼中丧生。联邦警察于2010年以涉嫌“与毒品交易有关的犯罪行为”立案调查皮内达，后因不明原因而撤销。

早年，阿巴尔卡是从当地市场上的一个凉鞋推销员开始其商业生涯的，但他崛起神速，靠着神不知鬼不觉地积累起来的财富摇身变成了富人，坐拥不动产、多家珠宝店和一座购物中心（所用地皮是格雷罗州政府为他大力游说国防部而获赠的）。他在2012年坐上了市长的位子，尽管有人警告说，让他掌权就意味着将整个城市移交给了犯罪团伙。而在阿巴尔卡上任几周后，人们就发现了一位抗议者的尸体。不久，新市长将11名亲戚塞进市政部门任职，又让自己的堂亲菲力普·弗洛雷斯当上了警察局长，坊间议论纷纷，都说这个部门如今实际上就是“战士联盟”的一个分部。此外，这位局长还对市民巧取豪夺，把伊瓜拉当做他们毒品交易的大本营，在市长需要时提供武力支持。

2013年5月，阿巴尔卡纵容警察迫害当地社会活动家阿图罗·赫尔南德斯·卡尔多纳，后者曾领导受不法侵害的农民和矿工在伊瓜拉举行过示威游行。据目击者称，阿巴尔卡一手安排了对赫尔南德斯·卡尔多纳的绑架和拷打，然后又在枪杀他之前亲口对他说：“你敢惹毛我，那我就杀了你乐一乐。”随后，与赫尔南德斯·卡尔多纳关系密切的阿约特兹纳帕学生在市政府前示威。当地天主教会的劳尔·贝拉主教也要求对这起谋杀进行调查，他甚至将此案提交到美国的一些人权

组织。然而当局认定，根据宪法，市长可以免于被起诉，于是就不了了之。这种对官员不予追责的做法早已正式化了。“屠夫们已然大权在握。”贝拉主教说，而我们确实很难觉察政府究竟是何时离场，让罪犯取而代之的。

至于市长夫人，问题就更严重了。当她的丈夫2012年执掌市政大权时，按照团伙中一个头目的说法，其实是皮内达成了伊瓜拉的“大管家”、这座城市的犯罪活动的组织者。不过，在白天扮演第一夫人时，皮内达乐于把自己装扮成女慈善家。她有数不清的照片，都是她与受她恩惠者的合影。2014年9月26日，作为国家出资设立的组织——墨西哥国家整体家庭发展系统（National System for Integral Family Development）地方分会主席的她，按理是要做年度报告的。据许多观察者称，她还打算利用这个机会为她丈夫连任市长发起一个拉票活动。庆典在城中的市民广场举行，紧接着是一个露天派对。为了看起来观众如潮，他们弄来了4000个“群众演员”，这些人只要到场并鼓掌就能拿到报酬。正当这一集会进行到高潮时，有消息传来，说阿约特兹纳帕的学生又进城了，极有可能准备毁掉这个对她而言重要的日子。这位飞扬跋扈的第一夫人——其做派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和玛琳菲森^①（迪士尼动画片里的经典大反派）的结合——对学生们深恶痛绝，此前曾对他们恶言相向，一张口就是“贱坯”“罪犯”“骗子”“投机分子”之类的话。之后，要么是她，要么是市长下达了命令——

^① 前者是法国王后、路易十六的妻子，以挥霍无度闻名，后被送上断头台。后者就是电影《沉睡魔咒》中安吉丽娜·朱莉所饰演的黑魔后。——译者

“阻止他们，控制他们，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与此同时，在客运总站，集结起来的 100 名学生舍弃了被砸碎车窗的大巴，又强征了两辆新车。考虑到警察肯定会去而复返，他们决定尽快出城。四辆大巴组成的车队向北进发，开上了一条南北向的主街，迎着逐渐拥挤的车流直奔市民广场。^① 他们似乎打算在快到广场时右拐，往东直奔通往佩里费利克的道口，沿着这条环形公路可以回到阿约特兹纳帕。在警车开始涌入这片区域前，只有一辆大巴成功了，其余三辆则失去了机会，只好向前狂奔，穿过刚刚终止庆祝活动的广场，驶向公路的另一个入口。警察在他们的两侧和后面紧追不放，对空中鸣枪示警，直到其他巡逻车在前方截住车队，在靠近匝道口的地方形成一道路障对三辆大巴进行合围。

然后，他们扣动扳机，大开杀戒。后加入的这些人 是邻镇的考库拉警察局派来的援兵，考库拉警察局也是“战士联盟”的产物，甚至比伊瓜拉警察局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还有两辆无牌车出现在现场，车上下来的是一些身穿黑色突击队制服的蒙面人，几乎可以肯定是“战士联盟”的成员。他们开始用半自动武器射击，学生们或死或伤，有 25 到 30 人遭到围捕（主要是车队最后一辆大巴上的人）并被警车

^① 很奇怪，车队没有左转上欧蒂米奥·平松，再左转上阿尔瓦罗·奥布雷贡将军街，然后朝南过 9 个街区上公路，而宁可往北开进拥挤又危险的市中心。但也许在至关重要的枢纽上有某种障碍吧。这些事情总是在事后，在距离风暴中心一段距离之后才看得更清楚。

带走。

其余的人四散逃入夜幕中，寻找藏身之处。有些人得到了当地居民的救助，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收留了一群学生，一位“绅士”救了另一群；有些人则惨遭拒绝。一小队学生带着一个受伤的同志进了附近诊所，医生答应打电话叫救护车，暗地里却通知了军队。第27步兵营之所以在伊瓜拉有驻军，原因之一就是为对付像“战士联盟”这样的暴徒，但他们用行动证明自己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大约午夜时分，他们全副武装地现身，命令学生靠墙站成一排，记下他们的信息并拍了照，还没收了他们的手机，威胁要将他们移交给市警察局，并声称“你们有种挑事，就要有胆承担后果”。但最终他们还是把学生放了。

与他们的同学胡里奥·塞萨·蒙德拉贡相比，所有这些从被困大巴中逃出来的学生都太幸运了。蒙德拉贡被称为“埃尔·奇兰嘎”，意思是来自墨西哥城，这样的家乡对于一个阿约特兹纳帕学生来说可不算常见。在那个黑夜的某一刻，他被一群陌生人抓住了。这些人折磨他，剝出他的双眼，撕下他的脸皮，然后开枪射杀了他，并将他弃尸街头。^①

与此同时，那辆落单的大巴也遭到了与中埋伏的三辆车相同的噩

① 众多未解之谜中的一个，如果那天晚上凶手们那么做是想掩盖罪行，为什么又将残缺的尸体弃置街头，表明自己与此事有干系？正如我们将阐述的那样，毒贩处理受害者尸体的一贯做法，要么是将其公之于众——把尸体吊在高速路桥上，或扔到市政厅台阶上，或录下整个杀人过程；要么是藏匿尸体，通常是丢进万人坑掩埋，或用强酸将其溶解，或将其烧成灰。这个案例的古怪之处在于这两种他们都做了。

运。就在它即将开上公路胜利大逃亡之时，警察包围了他们并开枪射击。一些学生大声呼喊，说他们不是罪犯，然而这些以为警察可能认错了人的学生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回答：“我们才不在乎呢！”另一些学生投石块还击，但在更多的巡逻车到达后，他们开始四散逃跑。有些得以逃脱，有两个被杀，还有几个受了伤，约有 10 人被抓获并被塞进了警车。

大约同一时间，在城里的另一处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一辆同样装满年轻人的大巴也遭到了警察的射击，警察以为他们也是阿约特兹纳帕来的。其实他们是从奇尔潘辛戈来的足球运动员，在胜了伊瓜拉市的球队后，正在回家庆祝的途中。车上有 2 人身亡（司机与一名乘客），数人受伤。警察发现认错人之后，叫来了救护车。

至此，警察已经杀死 6 人，伤 23 人。

在整个骚乱过程中，格雷罗州州长安吉尔·阿吉雷都在接电话，听州政府官员汇报伊瓜拉发生的枪杀事件。州长是否与伊瓜拉市市长讨论过此事，尚不得而知，但他与市长夫人谈过那天发生的事。人们说这两人有私情；皮内达似乎也在通过某种渠道向阿吉雷的州长竞选活动提供资金。最终，州长决定对警察的攻击行为不予干涉，如果有人问起，他就说这件事并不属于他的管辖范围。

市长则声称对那晚的事毫不知情，他承认自己听说了学生当时在破坏市中心的安静祥和，但坚称自己只对警察下过一个命令，那就是对学生的“挑衅行为”置之不理。阿巴尔卡辩称此事不可能与他有关，

因为大巴枪击事件发生时，他妻子的派对正进行到高潮。他说“我当时在跳舞”，甚至大段大段地哼唱起了他和妻子跳舞时的曲子；还说之后他就回家了，睡得很香。事实上，他和皮内达整个晚上都在处理这件事，他的手机上有 10 条通话记录，她的则有 25 条，最后一通是凌晨三点的。

那天晚上电话不断的人还有希尔达多，又名“埃尔·卡波·吉尔”洛佩兹，“战士联盟”的二号人物，是伊瓜拉警察局和考库拉警察局之间的联络人。在卡波·吉尔的安排下，抓获的学生被送到了他位于洛马·戴尔·考约特的家，那是伊瓜拉西面的一个小村庄，在通往考库拉的路上。他联系了自己的上司卡萨鲁比亚斯·萨尔加多，“战士联盟”的大老板。他发了条短信说“那些‘赤色分子’在攻击我们！”——这为那天晚上的混乱场面又增加了一重复杂性。卡波·吉尔也许对“赤色分子”可能发起的袭击特别敏感，他的父亲就死在这个敌对帮派的手上。但是，鉴于与他保持联系的警察并没有这种妄想，很难看出在这件事上他是如何形成这种看法的。无论如何，卡萨鲁比亚斯用黑莓手机回复了一条短信：“阻止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此刻，事态的控制权转移到了歹徒手里。两个警察局的人在送来两批学生之后离开。有 30 人是在大巴车队里被抓的，还有 10 人是在第二个对峙地点被捕的。学生们被绳子或电线五花大绑，塞进了两辆皮卡、一辆尼桑和一辆可载重 3.5 吨的福特。大多数人都被堆在福特车上，像叠罗汉似的，有 5 人放不下便被塞进了尼桑。然后，这两辆皮卡由 16 人的摩托车队夹道护送，前往考库拉。在一条通往垃圾场的